



演员黄小蕾

# “伸把手，做身边的事儿”

■ 本报记者 闫冰

## 一封感谢信的溫度

那是上大学的时候，首都大学生到西北做慰问演出。

在甘肃内关营小学，黄小蕾看见一个班里有的学生特别穷，于是她把联系方式留给了班主任，回学校后给他们寄了点钱，资助了班上的三个学生。“当时念大学，生活费也不多，但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，看见了就做了，很简单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蕾把这件事儿快忘了的时候，老师和同

学告诉她“你上报纸了”。

“是那个班主任给我们学校写了感谢信，后来这封感谢信被学校转给了一个教育报纸。”听着大家略带惊讶地说“你还偷偷给人家捐钱了呢”，黄小蕾心里挺美的，还有点骄傲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，“这跟学习成绩好被表扬的感觉不一样”。

这次“被表扬”之后，她也发现在同学们心中，对她多了一点

不一样的东西。“我能感到那是他们对你的一种信任，而且是你花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法换取的、是无价的。”

到现在，小蕾也不觉得做些好事的时候，自己是个明星、是个演员就跟别人不一样。“其实只是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，可能收入高一点、过得好一点，所以拿出来一部分帮助别人。而且做公益这个事儿，还指不定是谁帮谁呢。”

话出有因。“做公益的过程中，那些人让我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。”小蕾如是说。

在北京、上海很多繁华大都市里待久了，人难免会多了些浮躁，开始追求名利抑或开始迷失自我。“实际上我们帮助的人们，只需要一点点关心就足够了，你付出关怀他们真的会快乐。你会觉得生活本身不需要那么多的。”

黄小蕾，生在重庆的80后，骨子里带着一股麻辣爽快，那标志性的笑声和大大咧咧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，总让人觉得她倒也像东北姑娘，但她说“那儿好冷啊”。

小蕾是个让人没有距离感的演员，从大二开始接演第一部作品开始，用她的话说“也在算是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了”，可她身上依然没有打下娱乐圈古怪离奇的烙印，跟你熟络地聊起天，就像大学里亲密的室友。

当问起她最近做什么公益方面的事情没，她突然有点反常地安静了下来，没有像其他明星那样将参加的公益活动、慈善晚宴如数家珍，也没有夸夸其谈些虚无缥缈的程式化回答，后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也想不起来什么大事儿，都是伸把手的小事。”

直到讲起她做公益时和孩子们的故事，话匣子才又一次打开。那些小蕾觉得“不是什么大事儿”的事情，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暖、有点实在。

## 一次没有倾听的遗憾

2012年，黄小蕾跟随“共铸中国心”去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，和爱心捐赠人、医生、志愿者等一起做先心病筛查、探望当地孤儿院等活动。

出发前，黄渤、王宝强和张国立邓婕夫妇准备了很多玩具让她带给小朋友，小蕾开车一家一家把玩具收集回来，清洗、整理、打包，她做这些事儿很开心，就像自己在玩玩具一样开心。“我一直留着影迷送我的毛绒玩具，特别多，我跟他们说我要把这些玩具送给孤儿院可不可以，他们都答应了。”

在延边孤儿院，一个自闭症的小男孩一直要去拉小蕾的手。“有三次，他想拉着我去另一个地方，我就问他‘你要带我去哪里啊’，他也不说话，就一直要拉着我去。”

不过要接连去很多地方，孤儿院不能停留太久，

没有多陪伴那个孩子，也成了小蕾至今想来的遗憾，“不能停留太久”“赶去下一个地方”可能也是很多明星做公益时无法言说又不得已的遗憾。

2013年，小蕾想去西藏看看，那里有她和几个好朋友捐的学校、资助的100个小朋友。

## 一点微捐的无限影响

“自己收入的5%捐出来，这是我一直在坚持的。”小蕾说起自己的“捐钱规则”，但是究竟是多少，一向大大咧咧、不会精打细算的她说了句“我自己记着呢”。

拿“网络微捐”这个事儿来说，黄小蕾是那个“收秋的”、“托底的”，“剩下的都包了”。

“我先看着那个项目在进行，别人先买着，比如捐鸡蛋吧，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把剩下的都买了。”小蕾是急脾气，在这件事儿上也着急。

捐鸡蛋、捐电风扇、捐图书，其他女孩子有空时候愿意网上购物，黄小蕾闲着时候喜欢玩“网络微捐”。“看见我捐了，我的影迷们也跟着捐，我特别高兴。”

“做公益，有心而发，没想过方式方法，就是去做就好了。”小蕾这样写信，能力小的时候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能力大了就做成规模、做大事，关键是不是不带功利色彩的、认认真真去做了，“高调也好、低调也好，事儿做成了才算牛”。

做公益之于黄小蕾，收获的比捐出去的多，“让我保持一个平稳的好心态，在事业当中也会稳步向前，不会那么急躁”，那份简单的快乐与喧闹中的平和，总之难得，亦或很多人求之不得。

“你会觉得，你的成绩做得越好，就越需要去回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不是说回馈社会，只是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说社会太大了。”

黄小蕾刚刚参与出演的电影《白相》，在上海杀青，她准备去香港给自己休个假。采访结束时，她开心地对记者说“新年快乐哦”，祝福和笑声里有点孩子气。

